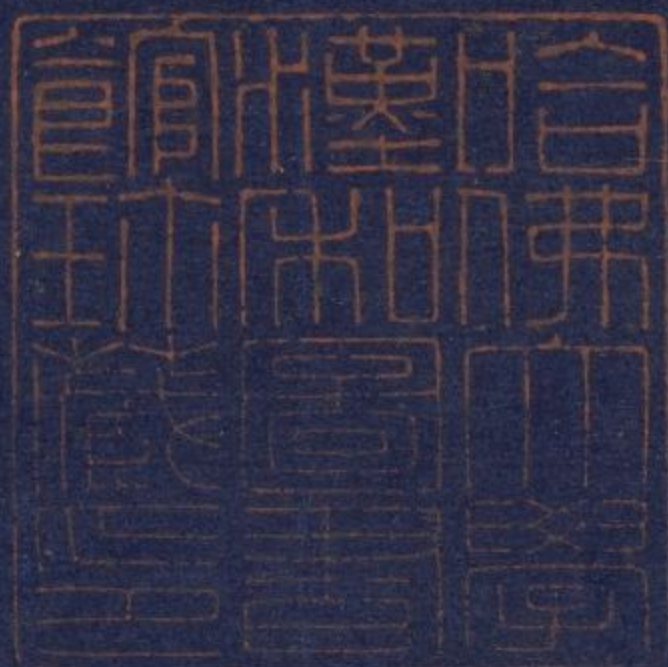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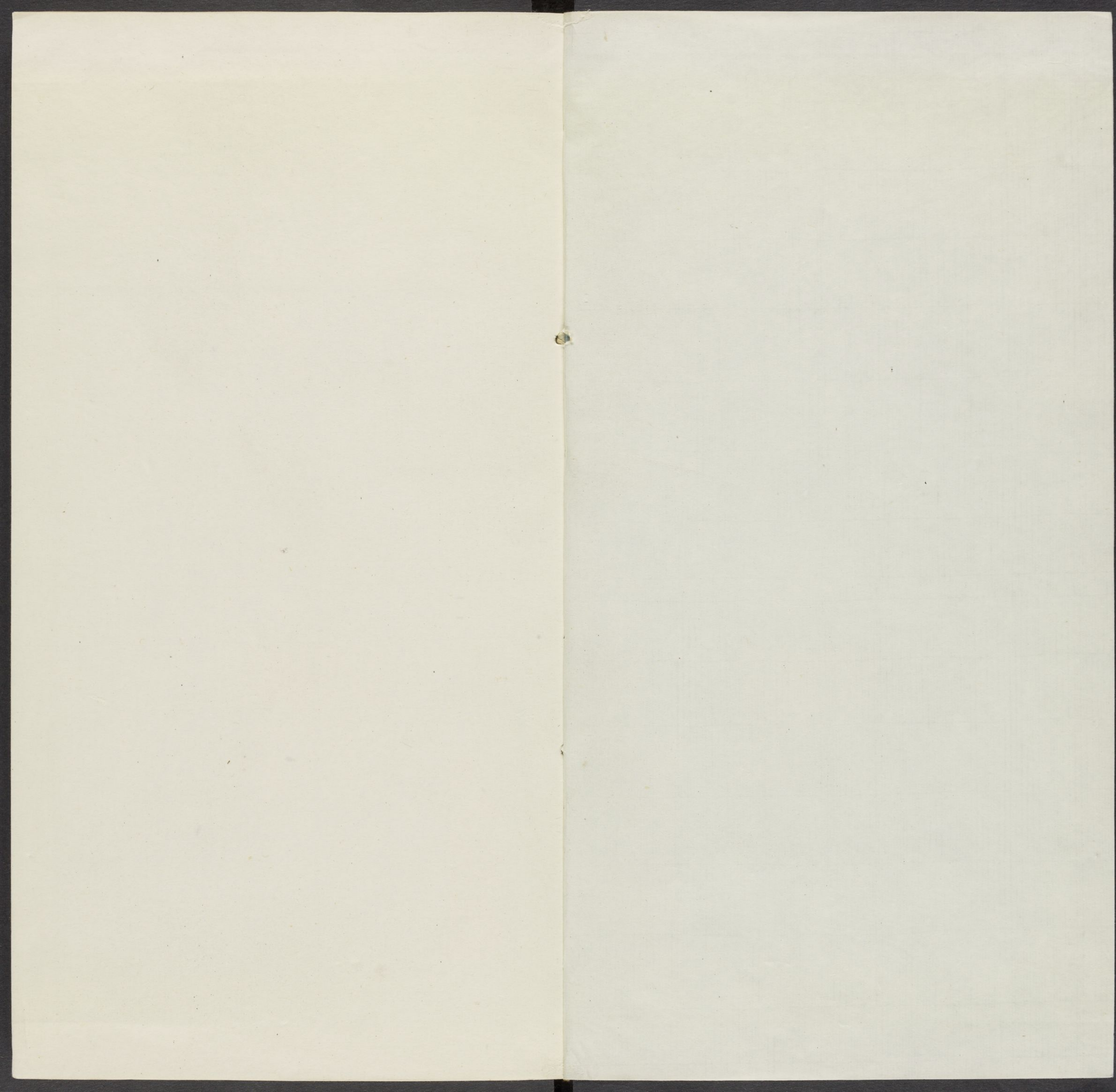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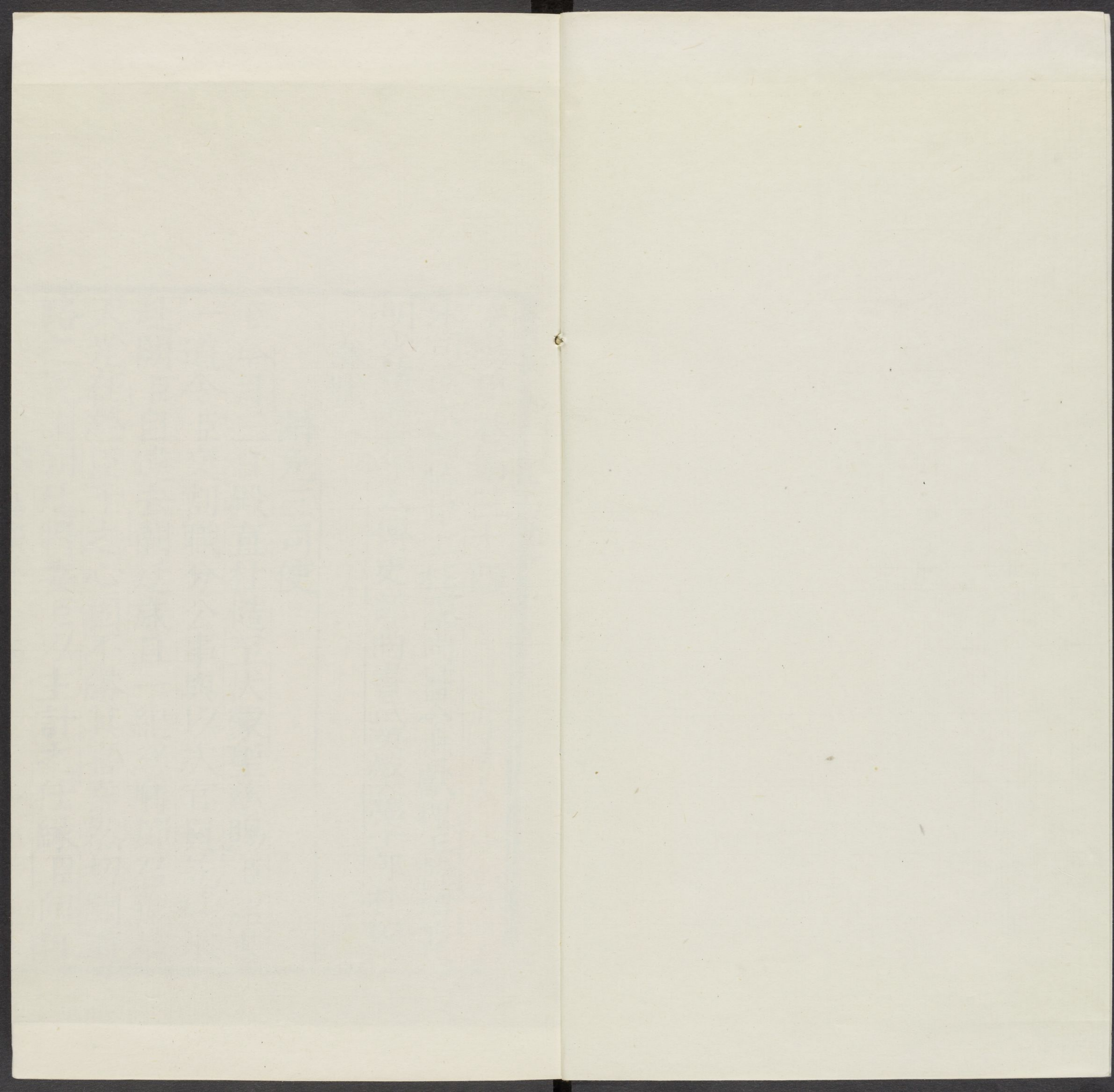


12

T 5344/4512







安陽集卷第三十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印

宋司徒太師侍中上柱國尚書令忠獻魏王韓琦著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松

奏狀

辭免三司使

臣今月三日殿直杜慤至伏蒙聖慈賜臣詔書

一道令臣交割職分公事與以次官員訖發來

赴闕臣自違去闕廷歲且一紀忽膺節召獲覩

天光在於臣子之心固不勝其喜幸然切聞道

路之說謂朝廷將委臣以主計之任緣臣向自

并門感疾不堪劇事得爲鄉郡實出異恩到任
方及一年故氣居常發作百端攻治終不痊除
臣方欲懇上奏封願還旄節冀諧滿任以保餘
生豈謂朝廷更不體量驟加進用臣粗識忠義
素不辭難其如疾病在身自度不能牽強臣若
弗虞顛踣苟冒寵榮將來致誤國家臣則死有
餘責况臣久叨帥任徧歷三垂在兵旅之間頗
知一二於錢穀之事實不諳詳伏望睿仁鑒此
誠悃別選曉財利有心畫近臣使主大計許臣
以授前官禮部侍郎終此一任庶茲衰劣得遂

安全誓竭愚忠以報洪造臣見交割職分公事
未敢起發且在本州聽候朝命

辭免樞密使

臣近者被召主計辭不獲請臣尋離相州赴闕
次而聞恩制再下擢領機繁臣以陛下勤政答
天之際宜選當世才傑左右聖治臣疾病愚短
實不可當此重任已瀝懇附遞陳讓未奉朝旨
伏望聖慈念臣衰劣知分早降指揮追寢新命
只令臣三司供職臣雖於財利素未諳曉若以
忠勤自勵亦冀少充國用臣候到韋城縣以來

未敢前去別聽朝命

第二

臣近奉詔赴闕而聞朝廷除臣充三司使臣向日大疾之後精力未復輒敢陳奏辭避續奉朝旨催促臣即時治行上道又聞降制擢臣爲樞密使緣三司唯治錢穀臣尚恐衰劣曠敗有誤國計今宥密之地天下兵制無不總領邊防處置動繫安危當此之時陛下宜選不世出之才以協中外之望如臣識慮素短又身有宿疹實不可玷冒恩寵已兩次具述誠懇上瀆聖聽乞

早賜追寢新命只令臣於三司供職臣雖若朝廷責以歲月之效亦望稍給經費未奉旨臣夙夜省度誠知大紀俯逼君召不即奔赴合祗嚴誅然臣本以量力知分求免重任非有抗慢飾詐之心若朝廷以此罪之臣雖就戮實無愧恨臣見到韋城縣必俟可奏方敢前去伏望特回聖意

第三

臣近被召赴闕而聞朝廷委以主計之任臣以宿疹未復懼不克堪尋懇奏辭避續降奉聖旨

令依前降詔書疾速發來赴闕臣不敢再瀆天
聽方治行在道又聞朝廷擢備樞輔念臣才局
素短加之疾病衰耗掌三司錢穀之事尚恐不
職有誤國家何況本兵之地事有萬微當水爲
大災陛下側身思政訪求讜言之際宜得非常
之才使與丞弼之臣交相補助以圖治安臣之
愚孱豈能副陛下寵用之意伏望聖慈深惟名
器之重不可輕有付與別選賢傑總幹機務令
臣只依前命於三司供職臣當勉勵疲拙以濟
經用祈貴公議爲允臣誠粗率臣未敢即入都

門見且在路聽候朝旨

甲辰冬乞罷相

臣今已三上表乞罷相任其所敘述皆出血
非是粗厭人言苟爲禮數以虛瀆于聖聽直以
充位二府通及九年不惟有妨賢傑升進之路
兼臣體有宿疾中書萬務所會臣雖夙夜勉強
而近日以來頓覺衰劇若不稍遂休息非久必
成沉痾陛下推仁廣愛諒極哀憐欲望聖慈早
俞所請許知相州旣殘軀得遂保養又先登不
失治完天地大恩盡死難報

第二

臣近以三上表乞罷相任出補外藩繼蒙批
未賜俞允令斷來章者伏念臣自叨上相及
累年任重才微心力殫耗日懼顛覆不能引
外之望貽聖哲之憂況臣周旋省循頗甚
雖知明時可戀厚眷難逢蓋以識慮已竭
得而加筋骸已疲不可得而強方今睿明
賢俊滿朝於臣當去之分足免餘責是以
外補庶獲安全重念人臣之事君其進
惟上之所令此於義之常不容以私而

及遭時遇主照其至誠愛之如父母容之如天
地乃可以述其志而有請于上當用而用當止
而止今陛下愛臣容臣之德雖天地父母無以
過也是敢昧死陳乞伏望聖慈深察哀而許之
臣以方在病告不獲一對清光面陳悃幅及有
旨斷章更不敢上表

第三

臣累上章求退日俟俞旨今月十八日蒙降中
使宣諭令赴中書供職者臣竊揆聖意必以臣
歷事先朝輔翼陛下憐其舊物未欲遽捐此雖

陞下眷待至深而於臣之分誠未爲得何者宰相之任佐陛下統理天下繫一代治亂處非其人則取輕四夷貽笑千古寵祿之過只爲災殃凡愛臣之道莫若安之全之使不至於敗覆而已今陛下任臣於輔相之首而歲月久甚弗與之去豈安全之道哉此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者也兼臣體嬰宿疹身當重責憂思之過有加無瘳伏遇陛下躬親聽斷以來凡所處置皆非臣下愚慮所及天下聞風日欽明聖此乃宗廟垂慶朝廷無事之時臣固願暫解劇煩少休于

外譬之駑馬平居代勞猶能勉強不幸力倦而生疾則當釋去銜勒須其可用若尚以鞭箠臨之責其遠到則立見乎不克勝而斃矣陛下馭臣之道必不忍其如此今陛下若矜臣勞舊賜以安全暫使臣出守鄉邦得遂休養俾駑馬之賤年久之間氣完而力復陛下再有驅策庶幾奮然自效稍備十駕之用若坐觀其負重力殫不勝任而死此衆人所嗟陛下豈無意而憐之哉伏望聖慈哀察早如所請

第四

臣已三上表章二具劄子陳乞免罷臣誠雖罄
天聽未回須至重瀝血懇上千聖聽臣竊謂陛
下留臣之意有二而愚臣自謂當去之道有五
臣所謂陛下留臣而弗許者不過以臣齷齪自
謹頗歷事任謂尚可以驅策之或則以臣先朝
所用譬之舊物不忍使令罷去此乃陛下愛臣
之私也臣所以自謂當去者蓋本朝以來祖宗
所任上相山陵事畢即多從罷退考諸國史固
有典常向者永昭訖役臣以陛下尚猶服藥未
改援例求去此者聖躬康復親總萬務此臣之

一宜去也况自陛下獨斷以來裁決庶政動中
規矩天下翕然欣戴中外和肅雖西邊近有小
警乃狂童跳梁於疆界之外未足爲患則臣非
避多事而求免此臣之二宜去也凡執事之臣
所以輸忠孝罄才力以補朝廷之闕雖臣道之
所宜然亦謂陛下持任人之法于上蘊知人之
明于中翼卜殊知以伸所用而臣智慮已竭久
當要任蔽塞後來升進之路罪不容戮此臣之
三宜去也臣以憂勞所積久成疾疹疲榮之幹
寢難支持委之事機必悞國計此臣之四宜去

也陛下以天地之量知臣闕失眷待愚臣有異
於衆當此重柄日覺不任一貽人言都喪前效
此臣之五宜去也臣之所陳較然易見冢弼之
任不敢復當伏望聖慈早賜許臣外補除一鄉
郡稍令休息異時氣體復完有邊鄙重難任使
臣願盡駑力又安敢辭

第五

臣近三上表及累具劄子乞罷相任出守外藩
伏蒙聖慈前賜批荅令斷來章今又疊降詔旨
不允所奏天眷隆厚固非愚陋之所克堪欲報

恩未知死所然臣前後所述當去之理已具
在竭誠懇若一一又復披敘恐煩聖聽臣今再
陳大略者直以備位二府通及九年自叨首宰
之任又踰三歲去年春初已曾上章乞退便私
信先帝服藥奄至上僊陛下嗣承大統未敢再
入文字遷延至此况前來呂端馮拯乃真宗仁
宗即位之初首相也踰年之後以疾求罷皆得
如請蓋是恩恤舊臣以均勞逸次則躬政之始
務進賢傑以示至公之道臣之所乞已是過時
况陛下聖斷日新中外安帖臣既才識踈謬而

又體嬰宿疾若恬然在位不思引去乃是不知
進退之人日對清光豈不羞愧外若石辟何施
面顏故懇懇上封聖意終未開允夙夜震惕一
身若無所容伏望天地之造早賜矜許以安愚
者之分

乙巳乞罷相

今已三上表于瀆天聽乞罷相任出
臣去年冬初求退之時曾承面諭許
大祥再上文字伏望聖慈更
旨則臣免天下公議

責又病軀衰劣獲休養之便此陛下天地父母
之恩雖百殞何以上報

乙巳冬乞罷相

臣此者三陳奏牘求罷政柄累蒙詔示未諒血
懇陛下待臣之厚可謂非常而臣省分之深誠
難自已蓋臣自歷右府及丞相任區區無取忽
已十年以衰病之身久當天下之責智慮素短
聰明不强憂勞攻于中形骸敝于外黽勉積日
愈為物議所輕故在先朝已嘗求退值陛下膺
顧命承大統當朝廷多故之際遂不敢輒有陳

露遷延直至去年初冬陛下躬親萬務睿斷日
新方敢重贊天聽時陛下以尚在諒闇責臣去
不是時及仁廟終祥孝嚴奉安禮畢臣乃敢再
申前志會羌人萌孽陛下則又以邊事責臣謂
未當去臣上體聖意不敢力辭至於包羞負愧
勉還本職因得面叩乞賜許去之期陛下哀憐
則有過南效之諭臣雖夙夜牽強終是疲朱寢
覺不能支持今幸禋祀慶成邊垂無事二府所
任皆一時賢傑之臣臣故於此時決期聖造一
惟從欲之恩願再守鄉邦休息殘年調治宿瘼
復犬馬之軀稍遂完復異時再當驅策庶盡死
節伏望慈早賜矜允

第二

臣近三上表一具劄子乞罷相任伏蒙聖慈特
差中使宣召臣今日入對又已面罄誠懇更不
敢委曲陳叙陛下既悉臣之賤言何惜一賜可
詔使臣出補小邦稍遂休息以全陛下天地父
母之大恩臣見伏私第聽命必期得請若未降
俞旨須至累累煩瀆聖聽雖獲竄歿義無所逃

第三

臣伏以王者執大信以示下則號令無敢不從
大臣任至誠而事上則進退必當其分臣待罪
首宰內省無狀故自去年冬初累表求退始蒙
下未賜開允次乃許臣過仁廟大祥再上文字
及今夏復干聖聽陛下則以西事爲慮不容力
辭臣不得已遂敢再叩許去之期承陛下面諭
候過南郊相度今郊禮旣成矣邊事旣息矣臣
區區二府將踰十年可謂妨賢竊位之久矣大
水爲沴元元失業臣職在調燮可以順天戒而
行罰矣臣加有胷脇之病乘衰增劇萬務之重

實難牽勉故今者昧死拜章决期引去陛下意
前所諭旨屢降詔示尚無可矣之意則是大信
可以輕失而凡所號令下安適從哉臣旣陳可
去之理明白如此陛下留之遂不知恥愧復還
重任則是不能以至誠感動聖念自垂進退之
分君臣之間其失兩不細也臣固願聖念不以
臣賤言可忽早俞所請庶天下知陛下號令必
信而左右有實知止足之臣則紀綱豈得不振
而風俗豈得不勸哉臣無任懇激俟命之至

第四

此者屢干聖聽求解柄任其所陳可去之理
意以殫竭唯陛下深察誠懇與保全愛惜臣之
名節且令出補鄉郡調養宿痾不然則臣至此
凡三乞罷去矣若每次累上表劄至於十數陛
下堅不從允則遂懷慙忍恥黽勉復位不唯百
辟四方視臣舉措如此大為嗤笑下至三尺童子
子必皆以爲妄僞可鄙也則臣將何面目當魁
柄而輔聖治哉臣今寧以違忤聖情得罪受一
時之戮誠不願爲百辟四方下至三尺童子之
所嗤笑鄙薄以貽不泯之辱也伏望聖慈哀憐
早賜俞旨則臣終身幸甚

第五

臣此者以竊位之久自處不安疊上封章求去
重任伏蒙陛下天地之度不以累干聖聽便賜
重戮昨日又獲面對細具誠懇披陳陛下重察
愚言漸有開可之意許於內中再加審慮此乃
睿明矜照使全進退之分不勝幸甚臣今乞只
守本官出知相州旣獲修治先塋又得保養宿
疾異日陛下別有驅策臣不以內外之任期干
效死以報大恩

丁未春辭免司空兼侍中

臣今覩閣門宣制伏蒙聖慈特授臣司空兼侍中聞命震駭不知所處竊念臣塵玷二府殆將一紀妨賢之久日以盈滿為懼故比年以來屢請退罷先

皇帝矜其懇切嘗諭以去之期方俟少間再有披露伏遇陛下龍飛天位澤被群工臣昨日進擬之間已曾面奏歐陽脩以降並遷一秩若官召學士草制乞如此例寵典或過必須煩瀆聰今乃以司空侍中二官併以授臣緣此

之品自本朝以來罕曾兼拜不同門下中書侍郎可以并除臣既與適臣推恩特殊則是行賞不一况陛下聽斷之始當以至公示於天下獨私首宰則必宣沸公議而捐辱新政愚臣之罪固不容誅早來又以面剖肝膈皆非矯妄其所降恩命臣不敢祇受並乞追寢欲望天聽垂察許於二官之內止受一重兼前來甚有貼麻改換體例又臣先已贈魏國公臣亦願仍舊封以為嗣襲之光儀諒血誠誓忠報

第三

臣昨日以覃恩官制而侍中恩出非常駭然不知所措之地蓋以三公之崇與珥貂之貴三者品秩殊重自國朝以來罕曾兼拜故即時面奏不可當之理退又具劄子敷陳固不敢盡冀追寢新命只乞於二官之內許受一重今蒙差降中使曲賜御札封還所上劄子令即祇當辭不可再者聖語丁寧雖欲示以殊禮愚臣內省於義誠有不安緣臣自右僕射改司空已是超轉更兼侍中即從來無有此例又歐陽脩以降並各遷秩一等而臣獨進三官輕重

胡顏自處况陛下臨御之始而臣猥當首宰之任不能愛惜國體自知涯分叨榮冒寵為天下之所鄙笑則恐大累初政無以厭伏衆心此事所繫不輕非是矯為辭免兼臣所乞只封魏國蓋欲承先臣之舊為人子之榮伏望聖慈深察早降俞旨下學士院貼麻施行如此則上不玷於天公下免貽於清議犬馬之報惟誓殫竭

第三

臣近以覃恩拜命內省未安尋具愚懇上陳迄

今未賜俞旨早來蒙宣示張方平劄子伏讀之際益用惕然若不再瀆聖聰實恐未能周悉蓋方平之說乃是學士院一面援據即不見得中書始以先帝登極恩例進呈歐陽脩以下並當進秩一等尋奉詔旨施行臣繼曾面奏若宣召學士草制臣與曾公亮等亦乞依此除授寵典或過必不敢當次日制下蒙授臣司空兼侍中推恩既異安敢默默況仁宗即位之初下謂自司空拜司徒兼侍中馮拯自左僕射拜司空兼侍中曹利用自右僕射拜左僕射兼侍中公亮

事任中正等各遷二官則是中書此來進本循嘉祐之例而學士院降制乃用乾興之比所以輕重不一義難祇受兼臣與曾公亮恩命自亦不同公亮則止是平遷較臣則獨為超拜若謂王旦呂夷簡皆自右僕射進拜司空則並仍兼門下侍郎不曾更加侍中且今來慶澤周被豈當有不均之理非如王旦等前例自是特恩優轉此臣所以揣分知過焉敢矯為避免欲望聖慈深垂矜照特依前請下學士院貼麻改正其所進封亦乞只用舊國如此則稍寬愚相

之責不累初政之明

丁未秋乞罷相

臣近以先帝山陵事畢回次鞏縣即附遞上表乞解相任至京伏蒙聖慈差降中使賜以批荅不允尋再具表赴通進司投下本司稱有聖旨不許收接此陛下眷臣之意可謂厚矣然臣待罪二府下茲一紀徒任孤直殊無經濟之略而復冒脇有疾積成衰痼萬微之務非病方之所克堪又自有唐至于五代首相之爲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

皇帝昭陵復土而先帝尚進藥劑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此故事遽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域祔廟禮成乃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大祖宗先烈之盛固當升進賢傑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紀祿位盈極自近朝已來凡任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者妨賢之甚夙夕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一也中書事無不總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牽強此臣當去之二也宰政不舉謗議日興事業不著于時問望益衰于前此臣當去之三也前世爲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載籍具

存今臣兩為山陵使若恬然不能避位則是為
輔臣而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
之四也臣負此四當去自知甚明而陛下欲以
私恩留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何伏惟陛下聰
明處知海內方瞻仰盛德不可私一不才老病
之臣致犯公議而失海內之望臣所以不避鈇
鉞昧萬死固請一郡少安愚者之分且使病軀
稍諧休息則陛下天地之造何以為報臣無任
所恩俟命激切之至

第二

表乞解相任蒙降批荅不允今月十七日
日已再具劄子面奏其所敘當去之理不一事
皆明白可信非妄言也必謂陛下哀而憐之亟
如所請今乃再煩論殊未聞納臣竊揣陛下
之意不過以臣歷相三朝攀附二聖謂雖衰病
不職不可令其遽去此陛下以為待臣之意厚
臣愚反以為薄也臣請申其前說且臣備位二
府行越一紀妨賢之久未有如臣之甚者而不
去身嬰宿疹日甚一日萬務之重不可支持而
不去宰職曠曠謗議叢起人情皆欲其去而不

去昔之爲山陵使者事已即罷而臣兩爲山陵使而不去而陛下特欲矜其舊物以留之則臣有此不去之大責仰而慙俯而愧何施面目於廟堂之上哉若俟其職事愈廢病益不支議者交章而肆攻然後免而逐之得不傷陛下所厚之恩此臣所以爲薄也今陛下左右輔弼之臣皆一時名世之賢侍從清近之官皆一時可用之臣當先帝祔廟禮成之後宜升擢彙進使交脩衆職以悅服於天下使無狀老臣補郡於外以寧病軀全陛下御臣終始之禮保愚臣守道

平生之節則陛下之恩至厚也至重也雖天地父母之道不能過矣伏望深照茲懇早降俞命若陛下不賜可詔則臣瀆犯聖聽決於不已臣無任祈天俟命得罪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上表乞解相任蒙批荅不允今月十四日再具劄子面奏其所敘當去之理不一事皆明白不敢妄陛下哀其誠實遂有開許之意臣退而俟命必謂俞旨旦夕而下乃煩再遣中使賜以手詔訓勉加厚未容解去非如前陛下所賜

德音既駭且疑夙夕不能自處伏惟陛下德業日隆方以至仁至信以御天下既哀臣前請盡出誠實已面有垂可之諭則望敦仁示信深軫衰舊早收相綏俾其只守本官外補一郡覆載亭育不過厚恩終始保全皆由聖造臣今更不敢赴中書即歸私第聽候朝旨臣無任祈天俟報激切之至

第四

臣近上表及累具劄子乞早罷免歸伏私第旦夕以俟俞旨昨晚復蒙差降中使宣召孤誠憂

迫須至重煩聖聽臣今必當去者蓋以二府紀愚短盡以罄竭妨賢之久自顧難安而又定疹所嬰時在假告職業墮斃謗議叢起茲陛下之所稔聞仁廟英宗山陵兩塵使領事訖當罷故事甚明此臣所以確然請退而不已也况陛下前賜面諭已有開許之意故臣粗舉大槩更不敢詳陳極論喋喋於哀寧之下惟幸聖明哀察早令補外使人言頓息賢雋彙升病軀少休得全骸骨乃陛下示公斷而存私恩也臣不勝區區昧死固請激切之至

安陽集卷第二十四

安陽集卷第二十五

宋司徒太師侍中上柱國尚書令忠獻魏王韓琦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校
奏狀 劄子附

罷相辭免兩鎮

臣伏蒙聖慈特降制命授臣司徒檢校太師兼
侍中充陳州鄧州節度使判相州者臣備位歲
久自顧無狀抗章避位屢瀆聖聰而陛下聖監
哀憐先賜手詔諭以開許之意臣嘗因奏謝具
述臣已忝三公之列不同資秩未崇者罷日則

有遷拜乞只守本官補外今既獲典鄉郡已爲
罷免之榮而蒙陛下復進官資任兼將相在臣
愚短固知不可勝克又况總帥兩鎮恩命非常
自本朝以來臣僚未嘗有此除授中外聞聽實
爲駭愕臣尋曾面奏罄竭誠懇今來遷秩蓋陛
下已示眷遇之異更不敢固辭惟是兼領兩鎮
非臣所當伏望陛下上循祖宗舊制深惜國體
亟行追寢以安愚分則陛下保全之大賜也

第三

臣此者抗章避位得請鄉邦而蒙陛下更進

資兼領將相之重此人臣之至榮極幸者臣愚
自視已不能堪副大恩惟是兩鎮之崇自國朝
以來臣僚未嘗并授前面對日已曾罄極開陳
退復具劄子辭免伏奉詔諭未賜愈旨夙夜震
恐無地所能自容臣豈不知寵命非常特出陛
下聖意以示眷臣之禮至隆至厚臣雖百殞何
以報陛下不次之遇其如祖宗舊制惟宗室近
屬方有茲拜臣若於至榮極幸之外復竊陛下
眷禮之厚踰越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邇
臣希望僭忒之源自臣而始以致陛下命令爲

永父之誤茲臣之大不忠也何以勝天下之責哉欲望聖慈深監血懇非有緣飾僞妄之辭特詔有司貼麻止除一鎮則上不隳朝廷典憲之舊下以安愚臣廉介之守中外聞聽孰曰不然臣必望睿明早賜開可免頻冒大戮干瀆不已臣無任昧死陳請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累辭免總帥兩鎮之命誠已殫盡日須可報乃煩再賜詔諭不允所乞荷恩量已終不違安臣竊觀前世勞舊之臣人主欲厚其禮

必大推恩賞及其知被寵之過愧而不終則矜而許之是故君臣交美見稱於後陛下視唐郭子儀如何人哉再造唐室功蓋天下至除太尉則以時多奔競欲身變浮俗遂懇避不受後除尚書令則以太宗昔嘗爲之又復堅避代宗皆從而拜此不亦君臣之交美哉今臣二府備位妨賢最久宰政無狀苟免大戮而退陛下即以陳鄧二節并以付臣既臣僚未嘗除授所以屢瀆聖聽不敢爲僭倖之始且臣之望子儀固霄壤之相邈不當輕引以爲據然輒舉

此而爲陛下言者兩鎮非常之命切於辭而得請也伏望陛下以堯舜聰明之聖下照愚陋早降睿旨改除一鎮以成微臣斷斷一介之志則陛下從人之美固光耀古今矣臣無任昧死陳請激切之至

第四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友詢傳宣男忠彥已依所乞令試所有恩命及第宅更不許辭免令早入謝者承命感栗未知所報辭第之請臣方欲再瀆聖聽今更不敢繼入文字即具表稱謝

其兩鎮之命緣自國朝以來臣僚未嘗除已三上劄子辭避前面對日亦曾懇叙不當之理日望特賜愈允且臣今來獲解柄任既得出補鄉郡陛下乃命兼領將相寵進官秩長男得試館職次男遷官而又有甲第之賜自近世以來宰相罷去未有如臣之恩禮優異者陛下待臣可謂至矣臣上體陛下眷遇之意已俱不敢再三避免惟兩鎮之命伏望聖明察臣於義實不可當非是過爲矯飾早降睿旨改除一鎮兼自來甚有貼麻體例臣謹伏私第哀祈激

切之至

辭避賜第

臣伏蒙聖慈特差勾當御藥院王中正傳宣賜
臣見住居第者臣待罪歲久此幸得請補外聖
眷推恩已極優異唯賜第之寵在臣更難克當
况自來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
皆是茲乃常事若臣獨被恩賜豈得自安欲望
特回聖念亟賜寢罷寒儒之分稍獲寧處

第三

臣近蒙聖慈差勾當御藥院王中正傳宣賜臣

見住居宅臣尋具劄子上奏辭不敢當竊聞已
降勅付閣門據見賃官宅間數賜臣者臣塵汚
冢輔苟免罪黜既得出補鄉郡而陛下推恩太
過臣已不能勝荷今復錫以居第重出意外臣
豈不知陛下眷禮之厚固不易得然輔臣出入
乃朝廷常事若陛下以臣之故一開此例恐非
經久之便臣所以規規不已願賜寢罷者非自
飾潔廉以欺罔陛下蓋愚慮及此伏望睿明垂
察亟如所請庶上全國體而臣免負稠重叨冒
之愧

乞男忠彥召試中等與館職

臣竊聞已有聖旨臣長男忠彥特與館職臣此
來忝冒之過夙夕未知所處而陛下加意眷臣
又復恩及子舍可謂殊常而絕異矣臣欲罄寫
肝膈必期寢罷慮陛下方推厚禮不得悉如所
乞然在理當請湏合陳露伏覩前朝輔臣子弟
有得預館殿之職者必先召試中等然後推恩
男忠彥欲望聖慈特令學士院校試依試到等
第施行或不中程即如常例既免濫廁美職又
朝廷舊規老臣僥榮太至自自羞愧

永興軍乞移鄉郡

臣遐瀝血誠上干聖聽必祈矜允敢道竄跡伏
念臣遭會二朝玷塵冢輔十年備位無補國家
而復宿疹嬰纏寢成衰憊丞弼之重不可冒居
是以累上奏封請避賢路陛下察其至懇卹以
久勤特推異恩使為郡於鄉里不謂邊臣輕動
釁起綏城陛下以西顧之憂乃改授臣以陝右
總帥之任數加敦諭義難以辭臣自赴職以來
夙夜傾竭冀有以副陛下委注之意而幸天嫉
狂孽諒祚遽然自亡嗣童訴哀情實效順今其

使薛宗道等賫表再至朝廷已差韓縝劉航赴延州與議凡有處置盡以成筭付之况西界饑喪相繼窘困方甚今急來送款其情可見朝廷所命必皆一一承稟疆候平謐指日可期重念臣入夏以來腹疾頻作牽連故疾益以虛悴雖加藥艾尚不支持兼臣陛辭之日親奉德音候西事稍寧即令臣却知相州陛下欲全舊恩必猶記此處分且臣昨罷宰柄本覬稍均勞逸當朝廷急難之際臣安敢更避煩重今羗醜屈伏臣容復好亦是朝廷許臣老病少求休息之時臣無任哀祈俟命激切之至

第二

臣再傾懼仰叩睿明天地之仁必從所欲竊念臣自去年秋厚陵終事即連上章乞還宰柄不惟以丞弼之任久媿妨賢亦自顧疾病之軀稍期均逸陛下照其誠實假以恩榮命守鄉邦以安衰榮不謂赴任有日驟然易此帥權當是時陛下宵旰憂邊而臣以忠義內激不敢苟

避慨然西來強率昏疲以荅信任若狡羌肆孽
未已臣固願以死自效今虜雛歸款朝廷已議
開納使人在境疆候卽寧乃陛下全舊恩矜老
臣復許其息肩養疾之時也兼臣自五月後來
一向藏府不調故疾相參困劣殊甚軍書民務
動致滯留所以瀝懇訴天願還相州舊任少諧
願攝實荷生成伏望聖慈便賜開允指揮更免
累累干犯宸聽臣不勝朝夕俟命哀祈激切之
至

第三

臣近陳乞還守相州舊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
不允者愚誠已竭必覬矜從天聽未回唯知泣
訴伏念臣稟賦愚朴既老且病此當帥職誠出
勉強若邊烽尚警敢不以死而扞寇讐及羌嗣
已馴亦願養病而存視息而陛下諭臣以首渠
嚮順備預於暇時况今郵延等四路帥臣皆是
朝廷極選委以經畫則地近易爲處置臣昨來
叨領一道兵寄蓋緣事出權宜疆候卽寧理當
廢罷兼臣自入仲夏便苦積疹淹延氣體久虛
頓覺不任劇事且犬馬有疾猶能極聲長鳴顧

望主恩幸一寬其守禦代勞之事今臣羸億如此不勝犬馬顧望之情陛下豈不念之哉欲望聖慈更不賜詔荅便降俞旨令臣還守相州舊任免填溝壑上累至仁臣無任朝夕俟命哀祈激切之至

第四

臣三上表奏乞還守相州一奉詔荅未蒙賜可豈禮數未盡更俟哀祈抑愚言甚微不足感動徊徨怵迫弗知所從臣伏聞匹夫之有疾病勞苦必呼天以自聲者安知天之必聽也其意以

謂洞然在上而臨已無所閔隔苟呼之無有不徹而應者也若臣脫宰柄之重而就總帥之劇方壇場有警豈敢以勞苦辭今羌酋既順而宿疹乘臣乃臣疾痛自呼之時也伏況事平之後許還舊任大哉聖諭猶在臣耳豈同夫高天邈然不可知其聽否也凡臣聲其區區切到之懇於陛下至于三矣而陛下不卽垂聽使臣抱匹夫之疾而呼猶未已陛下寧不矜憐之伏望聖慈察臣所陳不是矯妄乃職局當罷衰病可去之時俾還鄉郡獲養舊痾物性既安於所宜君

言亦踐於無戲天地恩施糜軀曷酬臣無任祈
天俟命激切震惶之至

第五

臣今月十二日男祕書丞充祕閣校理忠彥齋
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再上劄子乞還守
相州舊任不允者一夫不安其所尚軫睿慈老
臣之訴以誠豈無恩惻從而後已罪敢逃誅今
詔旨諭臣特以羌變難知邊備宜謹責臣豫慮
未容辭疾以去臣復思之戎心雖未易保然使
人繼至朝廷將許其納款非如訓兵伐罪之際

在於此時僅若無事邊備雖不可弛然有諸
守帥分制闔外非必多病昏疲之餘獨可倚
且臣初辭重柄本祈均佚今積衰疹愈難任劇
當疾勢可治之時陛下若念其久勞少賜息肩
之地卽異時氣體稍完猶可爲陛下之用苟此
而不顧必俟其疾及膏盲先犬馬而填溝壑始
憐而信之固已晚矣伏望早降俞命俾還舊守
得諧休養實荷再生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
至

第六

臣伏蒙聖慈以臣五止劄子乞還守相州特降
詔書不允者血誠已竭而君父不爲之信邊患
將弭而朝廷過爲之憂若不重瀝肺肝必期開
允則老臣孤遠遂同無告之人竊念臣向在近
司已嬰宿疹然當時病根尚淺筋力粗可枝梧
自今久疾以來精識頓然昏悴苟不容其治養
得遂少休則叢爾微軀必致溘先朝露長辭盛
世不盡孤忠且當西釁之初臣則便膺帥任雖
力效駑淺而一無毗益凡所指授無不親承廟
略陛下儻許臣罷去豈無奉行成筭之人可繼

臣之後者況西人所議且夕當稟朝命若謂事
平之後尚須經畫則臣累陳四路之帥聞見至
近責之備預則必人盡所謀當此之時陛下何
惜不早擇材者代臣使還鄉任則臣犬馬之賤
荷陛下再生復免好權竊位不自量力之毀陛
下亦無顧遇舊老強之以疾有傷恩禮之薄既
以保愚臣一介之節又以彰大君全育之宜中
外聞之孰云不可臣不勝勤勤懇懇哀祈俟命
之至

第七

臣准樞密院相繼遞到詔書二道伏蒙聖慈以
臣累上劄子乞還守相州不允者呼天以訴雖
若未聞惟疾自量固難中止緣茲得罪是亦其
心竊念臣昨罷冢司獲叨鄉守誠知過幸蓋本
均勞自西事暴興遽然易此帥任臣不敢輒辭
老朽義當奔赴急難自到任以來夙夜經營卒
無明效加以寵榮之過災釁自生疾病嬰纏殆
涉時序近雖稍能牽強其如精識頓衰總制大
權顧疋瘵者豈容冒處况夏人至延州請命議
事多日朝廷處置大得其宜聞臣許宗道暫還

諒旬浹之間必再齋誓表過界則長安開府理
當先罷以釋戎心之疑其向去備豫之方不過
浚葺城池繕完兵械訓練軍馬審探事宜此乃
諸路帥臣本職當行之事至于將佐官屬亦悉
能選擇保薦又凡事自皆直稟朝廷則臣之在
雍不同用兵之時或有施為朝廷若直要存此
虛名卽何人不能勝任故臣當此之際謂陛下
可以留念舊物少垂寬假之恩伏望矜宿疹之
已深信德音之前諭俾臣亟還本郡少息昏疲
則臣餘生乃陛下所賜此身未殞圖報可知臣

無任孤誠懇切瞻望哀祈之至

第八

臣男祕書丞充祕閣校理忠彥至伏蒙聖慈特賜傳宣撫諭以臣疾病令更自將理所乞相州為西事未了不令更入文字者陛下遇臣乃隆於父母之愛惟臣訴上亦思盡螻螿之誠感泣以言聖明當諒伏念臣進以孤直不立朋援唯知忠義是為報國故當艱難險阻之事未嘗輒有辭避向在兩府通及一十二年雖身有宿疹每遇夏秋復多為脾泄所苦然在假告近或三

四日遠亦不會出旬則能出赴朝參不妨職事今臣已六十一歲涉歷憂患固多氣血自衰不能勝任疾病自入夏來臧府復泄脅氣乘虛動作逮月餘日全然妨廢視事近雖勉強而出頓覺昏疲唯是肌骸止存皮骨臣因自忖度若疆事未息且盡此殘喘枝梧尚恐有誤國家無益大計況今羗雛送款遣使再叩延安朝廷已遣韓縝等與議始雖少有違異終必俯伏從命臣故於此時深望陛下念臣攀附二聖粗竭忠力特垂舊恩許臣還守鄉邦少遂休養況盛時難

遇真主難逢猶幸一二年間氣體稍完復思展效不忍默默其與犬馬同盡陛下若謂事平之後尚須處置緣今四路帥臣所治皆接西人境界百聞不如一見終是易爲經營永興去諸路各一十餘程邊事旣難遥度不免却牒本路詳酌只是空費文字往還其實何益又慶曆中與契丹再議通好之後當弼自樞密副使曾出於河北宣撫及元昊將許封冊是時臣充樞密副使范仲淹充參知政事亦曾相繼出往陝西河東宣撫今朝廷將容西人請命若遣臣去

二赴西邊經制事旣日覩則朝廷易爲聽從必責臣久病精神竭耗之餘謂可倚任其敗必矣今臣男忠彥回闕敢附此血懇重干宸聽伏望天地之造早允前請臣不勝孤誠迫切哀祈俟命之至

修仁宗實錄畢乞不推恩

臣昨奉勅提舉編修仁宗皇帝實錄近已了畢見抄錄進呈次臣竊以仁宗臨御天下四十二年其間事迹至多兼目前有中書樞密院時政記并日曆所各積壓下十餘年文字未曾編修

昨來遂旋伺候了當方行撰次及散下諸路取
索臣僚墓誌行狀多以年祀之遠難於尋究以
至經歷年歲若非修撰官王珪等與檢討官員
多方檢證殫極聞見究心纂集則不能成此大
典使煥然詳備臣雖有提舉之名緣補外已久
未嘗少施分寸之力竊見宰臣李沆呂夷簡曾
提舉編修太宗實錄及三朝國史並曾陳請書
成更不推恩皆蒙朝廷俞允兼臣昨赴陝西日
已曾面奏將來書成乞依李沆呂夷簡之例亦
蒙恩許欲望聖慈只以修撰官王珪以下有累

年編削之勞各賜優加賞典臣守藩在外但有
提舉名目殊無他效許從李沆呂夷簡之例施
行若朝廷將來誤有推恩臣至時必不避干瀆
睿聽懇以死請得如奏而後已

辭免河北四路安撫使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劉有方齎年詔賜臣以
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潰突里民流離且
大名爲天下襟喉之地將以授臣兼欲除臣河
北四路安撫使及有方口傳宣旨亦如詔意者
惟君使臣當卽降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爲諭者

此乃陛下加禮老臣過示仁卹且慮犬馬之誠
或有所蘊庶幾得以自達也幸甚幸甚竊念臣
昨以夏秋久疾不能當西帥之重累具奏牘披
瀝血懇方得還守鄉郡陛下見之日陛下矜臣狀
貌知其未安故許臣亟赴本任臣今藏府雖稍
寧息然肌骸依舊虛劣近復氣攻左臂舉動頗
艱神識眊然飲食殊減見多方調理未得痊平
況到任未及百日方諧保養若遽然又當煩重
則臣衰老如此精力有限雖欲繼之以死實恐
有誤國家惟陛下天地父母之恩甚容臣更養

疾三五月間俾其氣體漸完始降成命則臣奉
承聖寄或可勉強臣又念昨在陝西當羗人絕
好邊鄙用兵之際凡有處置朝廷尚動加沮詰
不甚應副孤危自視無所施設賴陛下聖明垂
照方獲善退此來河朔地震水災之後生民失
業人情震駭妖異仍作近古未有全在朝廷加
意軫慮多方拯濟則可以紓一方之患豈但徒
臣北京便為消伏之策至於朝廷合與應副之
事若復似陝西一皆沮而不行則陛下雖得命
世大賢使當此任料亦不能少濟矧臣素稟愚

朴何以勝其大責哉唯陛下深監前事無俾老
臣重居有過之地兼河北定州真定府瀛州三
路從來朝廷謹擇帥臣得以專制蓋北百耳目
相接易爲裁處今若又置四路安撫使以總之
則恐徒翻空文使逐處愈難承稟故昔日程琳
陳執中知其無益並曾辭免只當大名一路朝
廷悉從其請如陛下俟臣稍康必徙臣於北都
臣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例只充一路安撫所貴
事不務於虛名職可修於實效臣無任感恩望
聖激切哀祈之至

第二

臣伏蒙聖慈持差中使李舜舉齊賜臣詔勅及
傳宣撫問就差臣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
仍聽便宜從事者臣衰病餘生賴陛下大恩得
假守鄉里以遂調養甫及百日殊未補復而陛
下以北道繼有地震水災之患不以臣無狀付
此重寄臣上體聖意丁寧訓諭當強率疲劣不
敢再有訴免然前者劉有方回臣已附奏定州
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唯朝廷謹擇帥臣使得專
制則事皆耳目相接易爲裁處故昔日程琳陳

執中任大名府亦曾差充河北路安撫使尋各
以此辭避遂只當大名一路若將來徙臣北京
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之例臣今却授勅充河北
一路安撫且臣昨所陳請蓋欲朝廷不崇虛名
使逐路各展實效庶幾不誤朝廷處置兼臣自
去年疾病之後精神頓覺減耗不類日前若忝
竊權任不自量力却致曠敗雖陛下以重責加
臣何益國事欲望睿明照此別賜指揮許臣只
充大名府路安撫使以安愚分臣見交割相州
公事與通判訖且在本州候得俞旨進發

再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

臣輒傾愚悃仰冒聖聰顧權任之非宜在衰疲
而當訴竊念臣自前年秋以被疾之久得還補
鄉郡到任未及百日蒙陛下特遣中使劉有方
齎手詔賜臣以河朔地震水災將以授臣大名
府兼欲除臣河北四路安撫使臣以所患尚未
痊復尋具懇奏且乞更容治養仍以定州真定
府高陽關三路從來朝廷謹擇帥臣得以專制
蓋凡事耳目相接易為裁處今若又置四路安
撫使則恐徒翻空文使逐處愈難承稟相次蒙

再遣中使李舜舉賜臣詔勅就差臣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臣復叙前說乞只充大名路安撫使又蒙降詔不允當是時河朔一路新經大災異民罹餓殍棄業而去者道路不絕臣上體陛下宵旰憂勞累詔付委之意牽強承命不敢固辭赴職以來雖罄竭愚短思副責任之重而卒無籌畫以救凋敝玷辱恩遇已踰朞歲賴陛下聖德所感去年夏秋連得大稔流庸歸復疲瘵一蕪緣邊震壞城壘並已修築完固至于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又皆得良帥鎮靜

垂晏然北虜絕無事宜重惜盟好兼臣犬馬故疾日益日深當一道可虞之時安敢不以死自效今幸安帖如此若尚冒此職實爲冗長須至復申前請欲望聖慈垂恤沛然賜詔許臣依昔日陳執中程琳各以河朔無事得辭一道安撫之例令臣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臣若宿疹未甚發作且可支持猶冀勉率尪孱葺綏所部或有毫髮上報睿仁

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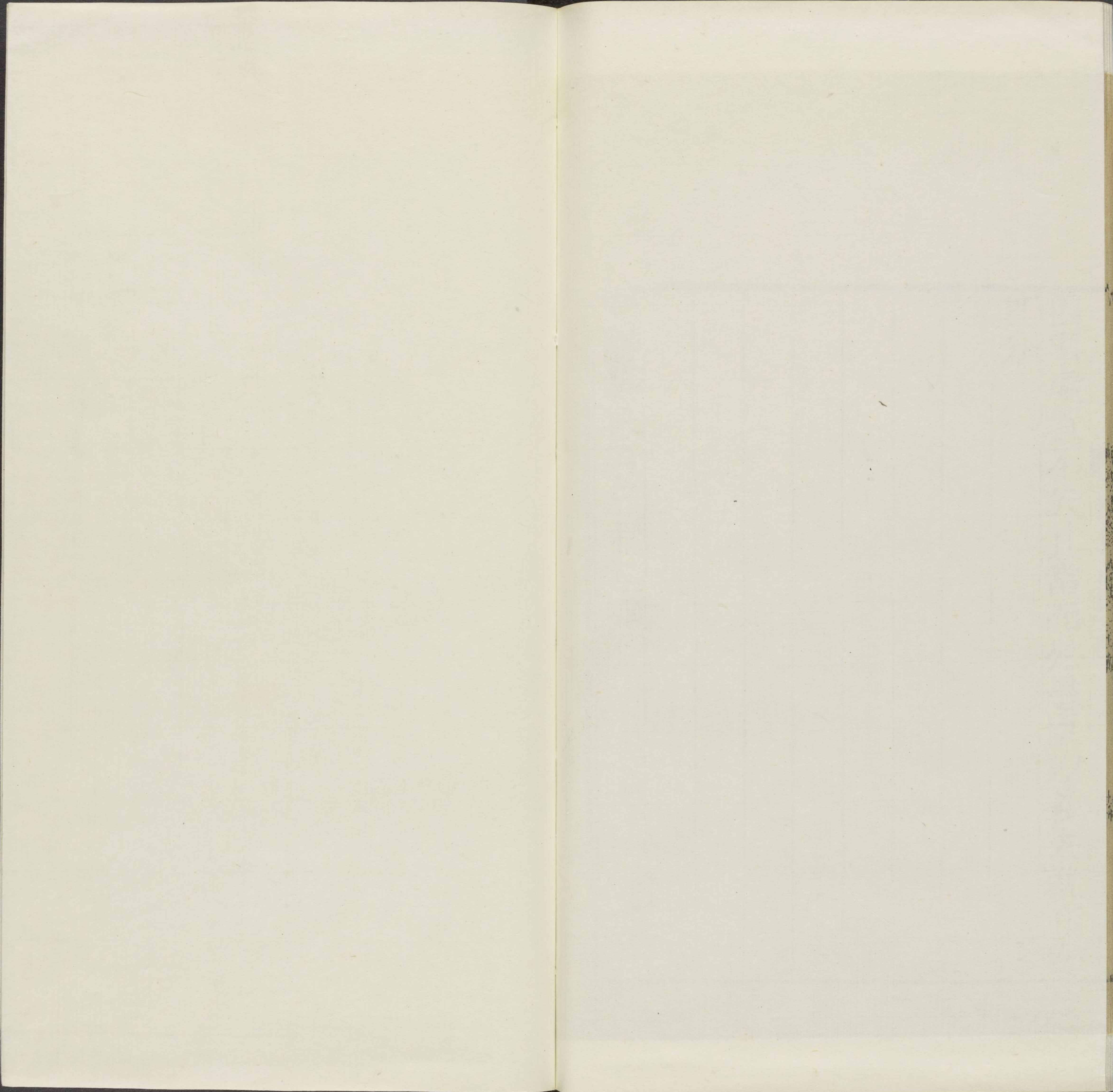
臣伏蒙聖慈以臣陳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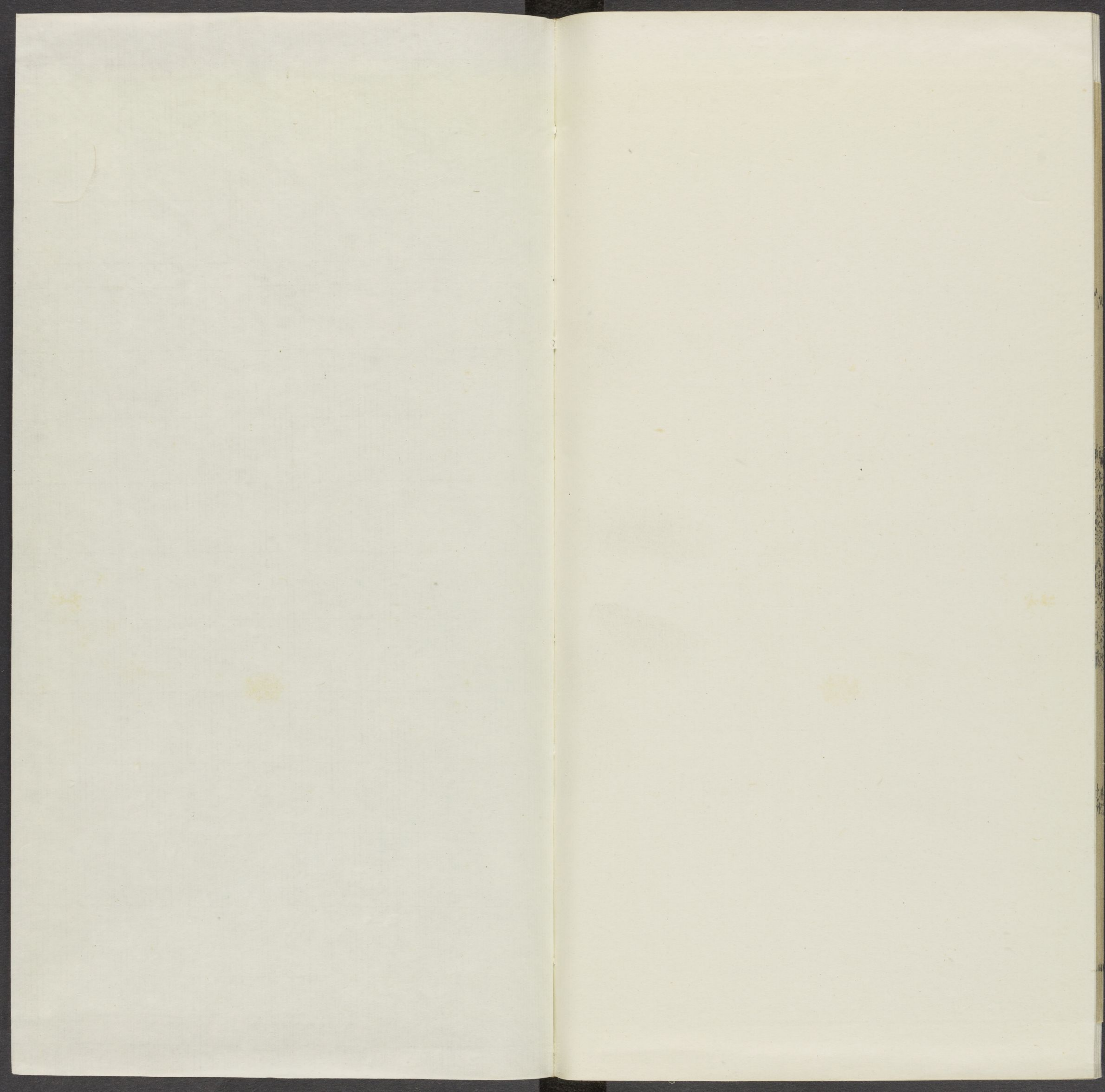
特賜詔書不允者愚衷所訴蓋居職之匪安聖
意未俞敢貪權而遂默竊以臣前年冬奉勅就
差判大名府兼河北路安撫使其時當地震水
災之後民流失業臣猶以爲定州真定府高陽
關路各有帥臣自可撫綏所部若更置河北路
安撫使則徒翻空文使刺郡愈難承稟凡三曾
具此奏免卽非今日始有辭避况河朔自去年
以來繼獲豐稔編戶安復逐路守帥皆得時才
經畫邊垂安靜臣於此時尤不當冒處茲職不
惟陳執中程琳前有成例請更以近事明之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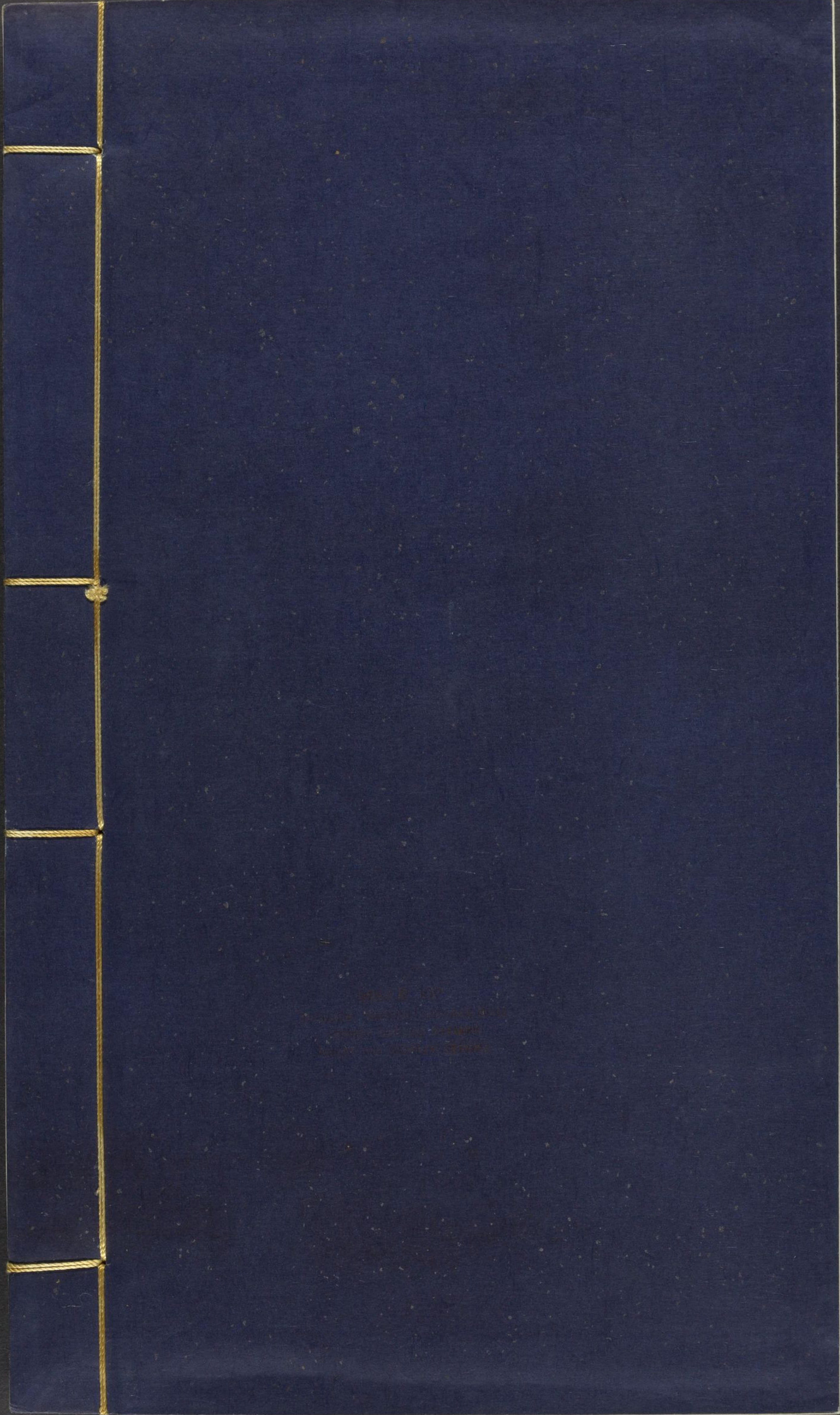
臣以綏城釁作朝廷命臣判永興軍府兼陝
西經畧安撫使後以羌雜請命事宜漸息臣以
久病移去朝廷遂只差錢明逸充永興軍一路
安撫使其廊延環慶秦鳳路帥臣得以各修職
事至此有何妨闕兼臣向以多疾獲罷宰任本
冀稍休僻郡以養殘軀不意連當事至繁責至
重之處故臣宿疾之作無暇攝治纏綿累歲肌
骸益以尪瘠識慮益以昏耗幸此無事之際誠
望陛下垂惻老臣駑蹇力殫使少寬負載之勞
特降指揮令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不獨國家

因事處置不失其當而於愚臣以義去就亦安
其分

安陽集卷第二十五畢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00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60607